

參加香港反送中遊行的 二三事

吳映青 | 香港中文大學博士生

03

前言

儘管 11 月 24 日香港區議會選舉泛民主派大獲全勝後，台灣媒體報導香港示威風波的數量相對減少很多，然而，香港示威仍零星而持續地，在港島和九龍一帶發生，例如：2019 年 12 月 24 日、25 日平安夜和聖誕節的愛丁堡集會。本文寫作同時，公民團體香港民間人權陣線（後稱民陣）申請 2020 年 1 月 1 日的遊行集會，也獲得香港警方的不反對通知書。簡言之，這場香港反送中的示威風波仍是進行式。

在決定 2019 年八月回台灣寫論文後，出乎意料地，離港前三個月，從 6 月到 8 月，卻見證了香港前期反送中條例的一連串運動，如何從固定時間地點（每個周末、遊行路線和示威區），擴大危險氛圍到日常生活諸多面向。這篇短文，主要描述了這段期間的見聞和心得，也為日後進一步思考留作紀錄。

6月9日白衫遊行的參與觀察：風險

從五月底，就開始注意到網路新聞，呼籲港人在6月9號到港島維園，參加反修訂《逃犯條例》的遊行。當時，出於好奇香港社會運動的能量和現場，也想了解簡稱為送中條例的逃犯條例，在香港市民社會受到多大關注，抱持著人類學家應當前往參與瞭解的自我期許，我想要參與這場遊行；加上與香港友人 Wendy(註1) 飯聚，她也會去，因此相約碰面同行。當時，我甚至沒有清楚認識，香港遊行集會合法與否，主要根據警方是否發出不反對通知書(No Objection Letter)，以及有明確界定的時間和範圍；也沒意料到，參與遊行現場，會勾起諸多幽微的自我懷疑和無法名之的失落感。

決定參加6月9日到遊行的兩三天，抱著參與觀察的興奮、好奇心情，隨著香港友人

Wendy 陸續傳來訊息，包括詳細提醒要準備遊行五寶：「水樽、雨傘、電風扇、毛巾、手機充電」(註2)，她並轉發民陣提供的遊行動線，以及沿途補給站位置，包括遊行廁所、水站、回收站、急救站等。除此之外，Wendy 更多次提醒每個人可以承擔的風險都不同，不要走太前即可、不要照任何人像並且避免被照相、看到警方驅離就要快速散去、如果被警方攔截，他們有權看身分證件但無權抄查手機……等。讀完這些遊行須知後，好奇心漸消，開始有了擔憂和緊張，擔心並不熟悉廣東話的自己，隻身前往遊行，在香港也沒有連結太多社會網絡，如果真遇到突發狀況，我能安全離開嗎？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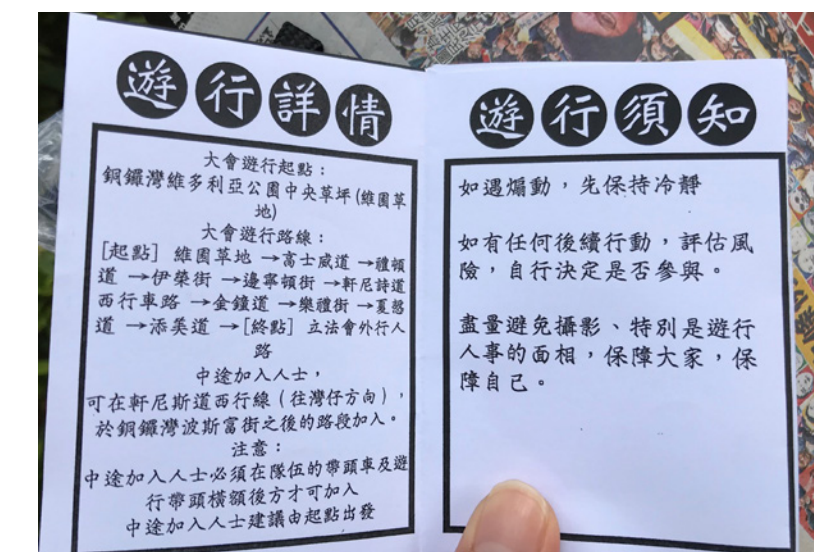
提前了兩個小時抵達維園，在會場旁收集了許多遊行小物，包括：紅底黑字 A4 大小的

標語牌，有印「反送中」中英標語、有雙手被手銬扣住的示意圖、有香港特首林鄭月娥貌似兇惡的頭像……等，發行標語牌的組織有很多，包括申請遊行的民陣，亦有其他民間團體；有一本香港理工大學學生會印發的遊行須知手冊，內容就像 Wendy 傳給我的資訊，末頁增加可提供法律協助的個人和團體；還有，由蘋果日報贊助，於維園出入口免費派發的亮黃色雨傘，這把傘讓人輕易地聯想到2014年的雨傘革命。這是2014年雨傘運動的延續嗎？延續了什麼、又改變了什麼呢？

6月9日的白衫遊行，根據申請遊行的民陣所估計，總共有103萬人上街，而警方則說最高峰時有24萬人。無論真實數字為何，

註1 本文所有人名均為化名。

註2 水樽指裝水容器，手機充電指行動電源。



左：舉黃傘的人潮
右上：遊行須知手冊
右下：蘋果日報免費派發的黃色雨傘

那天我從起點維園，走到終點立法會，從兩點四十隊伍提前出發，這段約3公里的道路，總共走了約六個多小時。遊行隊伍不管是幾萬，遊行途中，我經常身處在難以看到盡頭的白衫人群，堪比新年節慶時，家家戶戶同出觀賞新年煙火。

不過，非常出乎我意料地，儘管示威人群如此眾多，遊行中，多半為齊聲喊口號聲而鮮有吵鬧，明顯感覺到隊伍群眾以極大耐性，等待寸步的移動，並且相當有意識地，與道路兩旁警方拉起的封鎖線保持距離。在我所處的中後段隊伍中，偶有聽見兩三聲群眾齊喊「警方開路」，然而，亦未見衝撞；這強烈的秩序感，舒緩了我一個人走在隊伍的緊張。

遊行隊伍最前頭在下午四點半走到終點立法

會大樓，與此同時，我所在的人潮則困在維園外道路，才剛剛要開始遊行。我約莫於晚間八點一刻走到立法會附近，彼時人潮已疏散許多，沿途都見著有人從地鐵站出口離開遊行路線，仍留下來的人群保持秩序邁向終點，且特別地沉默……因為終點有諸多警力部署和高舉示意牌「你可能違法」，警告抵達終點的群眾要快速散去。

在警員後方，有位中年女子，站在高處向抵達終點的人群說：「再往前走、再往前走，終點不在這裡。」我滿懷困惑卻不知怎麼跟周遭的人開口詢問，只得再往前走，順著指引到了橋下，在夜色中看見有黑衣人士聚集，堆積路障物品，有些群眾遠遠地看見就喊身邊的人快些離開，不要再往前，亦有不少群眾留下圍觀。花了將近一個鐘頭的交通路程回到住處後，非常疲乏，快速盥洗就入

睡了，隔天才從網路媒體和直播影片得知，原來遊行最終目睹的，是香港眾志發起的留守立法會的示威行動，在入夜凌晨後，因為聚結民眾已經超過遊行申請時間，警方和速龍小隊進入示威區清場，雙方都有人受傷，最後共有19人遭受拘捕。

昨晚友人 Wendy 知道我走完全程後，傳了「感謝你行出來」的訊息。這條訊息，比對著警方與示威群眾衝突的直播，我感覺這聲道謝很難承受，或許這來自於在港求學的我，並未擁有強烈香港人的認同，或許來自於，我在支持普世價值（或特定價值觀）化為實際行動時，更多時候，也在衡量著自身能夠承擔的風險。

6月16日黑衫遊行的開始

恐懼、緊張、危險，這些情緒經驗，讓我有意識地減少觀看示威活動的新聞和訊息。隨著零碎地，累積了恐懼、緊張和對危險的警覺，我非常遲鈍地，才理解了幾個月前，內地生朋友 Jacky 參加遊行時的表現。

為了拿學位居住香港四年多的 Jacky，喜愛豐富的香港文化社會，亦經常批判思考多種價值觀的生成脈絡，課餘時間也參與了香港社會運動；基於上述原因，我邀約他一同參加六月十六日的遊行。那是六月第二場大遊行，為了弔念以自殺建言反送中的人士，遊行服裝色由白衫變成黑衫。黑衫遊行人數比上一個周末的人更多，根據申請遊行的民陣所公布，遊行人數有兩百萬加 1 人，警方則公告 33.8 萬人。不過，儘管隊伍身著黑衣，隊伍行走間氣氛也不全然肅穆。

由於正值星期天，隊伍經過天橋下、零碎的綠地公園時，就會遇上東南亞籍家務幫傭正在聚集休憩，偶爾見到，平常被主流社會觀看凝視的移工們，在當時卻逆反了觀看的主客位置，不乏有人舉起手機攝錄遊行隊伍。突然間，有位穆斯林女性，在高台站起，以略帶腔調的粵語喊道：「香港人 ---- 加油！」第一聲時，隊伍尚不太有人反應，那位女性接著喊第二次「香港人 ----」，隊伍群眾開始接著喊「加油 ---」，接著又有「林鄭」、「下台」，如此往返了四五次，才停歇。這情景讓我莞爾，我亦留意到，口號停歇後，排在後方的少年少女們，似乎就剛才發生的事情有興致地聊了起來。

同行的 Jacky，在參與遊行隊伍的過程中，則非常高度戒備任何一支手機和攝影機鏡頭。他戴著帽子、墨鏡與口罩，隊伍也有些

許裝扮類似的人，我覺得已經很難辨認得出來 Jacky 特徵。但是，只要發現有攝影機，甚至是空拍無人機飛過，Jacky 都迅速地把將帽沿壓得更低，或者背向鏡頭。也因為我們並非使用粵語聊天，有時，意識到引來周邊人注意，我們會盡快地結束談話，或者嘗試更靠近和降低說話聲量。大概因為要提高注意力的緣故，我感覺這趟遊行比起第一次更快疲累，距離終點立法會只剩三個街區，Jacky 和我都又餓又累，決定提前結束這趟遊行。

遊行當時，我沒有詢問 Jacky 高度警戒迴避的對象為何？我聽過其他內地生說過中國海外留學生會被暗示或明示的監控經驗，也聽過友人說接到國安打電話吩咐，要謹守分際、留意公開言論；然而，當下都未能感受到危險性，直到感受 Jacky 在遊行時小心謹

慎的防備狀態，加上逐漸累積了對恐懼、暴力和危險的經驗後，我才似乎更理解了當日 Jacky 的舉止，那可是時刻都可能賭上生命的。也在這次遊行之後，我不再無所顧忌地邀約內地友人，一同參與反送中條例相關的集會或遊行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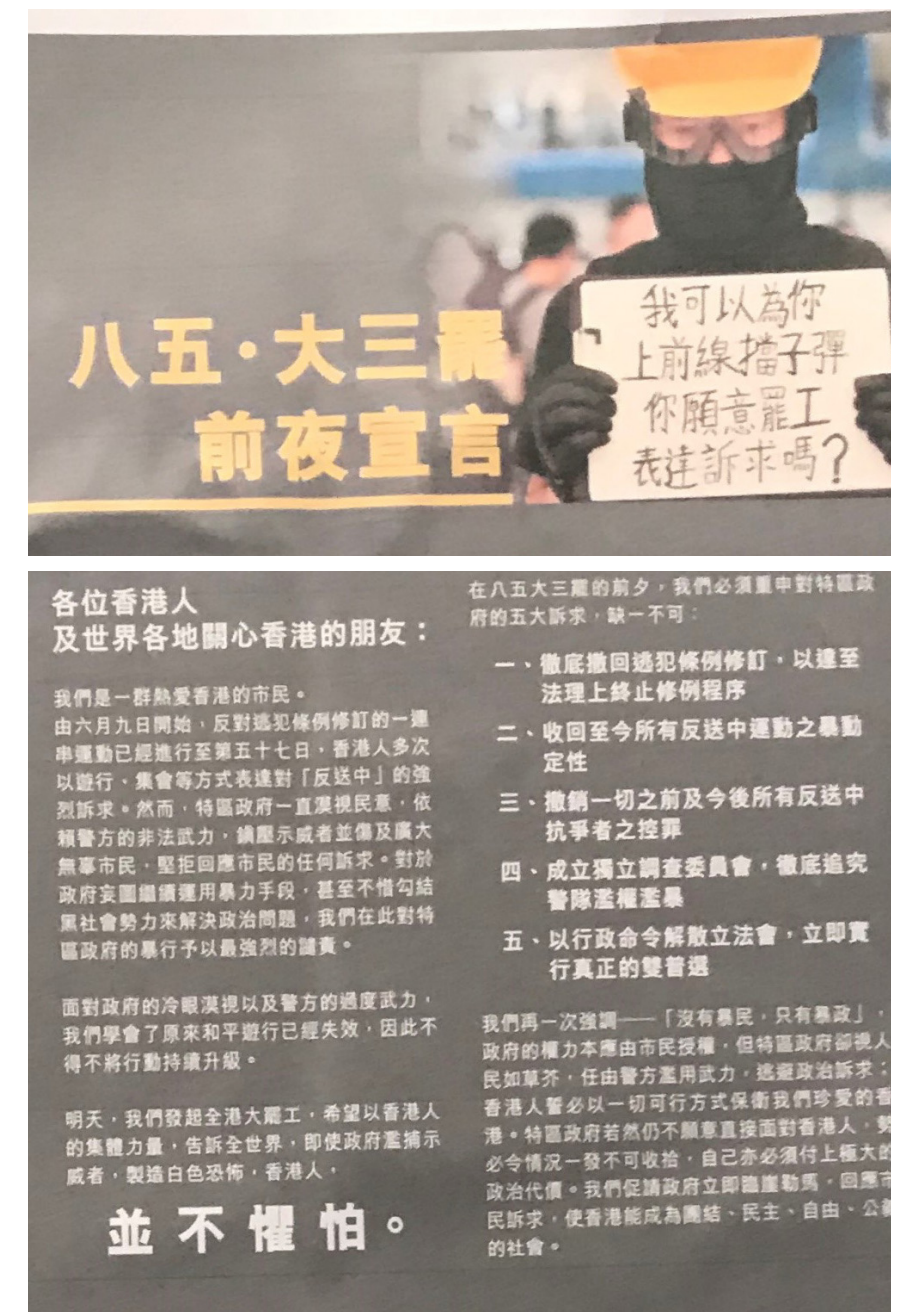
8月5日大三罷：黑衣人與危險

六七月參加數次集會和遊行後，從初期的好奇興奮，轉變為，若要參加活動就該熟悉疏散路線和交通，並且提高警覺並隨時留意周遭情勢，如果遭遇警方鎮壓或者盤檢的壓力，亦要留心自己法律權益。除此之外，遊行密度愈發頻繁，我發現，參加遊行不僅只是表達訴求，而是要去證明意志的體力活。

最後一次參加獲發不反對通知書的集會，是8月5日全港七區的大三罷：呼籲市民大眾以罷工、罷課、罷市，以停止經濟活動，阻礙香港社會生活運作，表達己身的政治訴求。

在呼籲大三罷的各式文宣中，一張充滿對話意味的文宣，特別勾起我注意。這張文宣照片中，有位戴口罩、身穿黑衫而頭戴黃色頭盔的青年，象徵被稱為勇武派（註3）的示威者，手舉

註3 以阻礙街道、丟擲雜物、擾亂公共秩序來表達訴求的示威者，被稱為「勇武派」。經常出現於媒體新聞中與警方對峙的示威者，以黑衣勁裝、頭盔、口罩或過濾性面罩為典型裝扮。相較於勇武派，堅持以和平、理性、非暴力手段，如集會、遊行、張貼連儂牆等，表達訴求者，被簡稱「和理非」。



標語牌：「我可以為你上前線擋子彈，你願意罷工表達訴求嗎？」這句以勇武派視角出發，爭取俗稱和理非（和平理性非暴力）人士的口號，牽引出一種命運共同體的想像；這些子彈並非是因為勇武派行動違法亂紀，所以他們應當承受的風險（註4）；承受這些子彈，成為擴大同盟和鞏固陣營的餽贈，轉化為「不能上前線，那該做些其他」的彌補意識，激發和理非（比如我？）應當尋求更多方式表達政治訴求。我感覺自己有點因為愧疚，而想要參加大三罷集會。

參加大三罷集會途中有點波折。原訂在廣福球場的大埔區罷工集會，待我依手機導航搭巴士下車時，球場完全沒有人，球場周邊有其他穿黑色衣的民眾，也探向廣福球場且頻頻確認手機。正當我折返走往下車的公車站牌時，有三位身形看來年紀非常輕的少年，全身著黑衣黑褲，部分著黑帽，三人分工裝文宣、撕膠帶、張貼文宣在燈桿上。待他們



「我可以為你上前線擋子彈」。

註4 這種觀點並不只出於親中媒體或者內地輿論，不認同暴力示威方式的人，亦會支持「暴力示威者應當承受相應的法律代價」。然而，從長期維持社會運動的目標來看，這無異是減弱和分化了社會運動的能量。在香港反送中的這波運動中，有非常多標語口號，都是呼籲勇武派和和理非的團結，例如：「不分化」、「勇和一家」、「核彈都唔割」等。

離開，往前看，才知道原來罷工集會地點改至天后宮的風水廣場。順著指示，搭公車和步行途中，看見好些剛張貼的文宣，亦有手寫的便條紙，引導民眾步行繞過交通管制，前往坐落在街市附近的風水廣場。走往風水廣場的路上，留意許多店家，都關起鐵門歇業，街市也已大多收攤。

還沒到集會時間，廣場已塞滿黑衣群眾，外圍道路開始交通管制後，更多人潮步行湧向天后廣場。原先預期聽完大會安排的兩場分享，但因為我廣東話仍識懂得有限，加上廣場愈發壅塞，我決定到廣場圍牆外待著。不過，一到圍牆外，一位穿戴裝備齊全、全身著黑色衣物的勇武派，就迎面往我的方向走來、擦身而過，我腦海瞬間連結起網路直播的示威衝突和暴力鎮壓，很快地決定要離開三罷的集會場所，返回熟悉且認為安全的中

大校園——儘管沒有預料到在九月開學後，中大校園亦成為隨處可見文宣、標語噴漆，以及在 11 月初成為示威者和警方兩天對峙的「戰場」。

這種緊張情緒，並不是只來自於身著黑衣的勇武派。而是六七月以來，漸漸浮現日常生活的各種緊張場景：從旺角返校路上，地鐵和多線巴士因示威活動而延誤或停駛，不時看見身著黑衫的民眾，就會開始確認資訊附近是否有示威活動；在常用兩項大眾交通運輸地鐵和巴士，都更常見到警方設臨檢，或者不定點的警力巡邏；除此之外，課餘時間常逛的商場和食肆，也越來越容易遇見張貼文宣的民眾，也曾路過撕毀海報的人士。種種發生在公共空間的政治行為和事件，經由傳媒影像，或者親身經驗，覆寫了公共空間的意涵，也快速地渲染特定情緒經驗到每個

人的日常生活。

代結語

我對這場歷時接近半年的運動其生成原因，一開始時，僅有碎片化理解和經驗。隨著六月反送中示威活動，從每逢周末的大集結，到平常日的罷工罷市，從聚集在港島和九龍地區的群眾集結，擴散成多區遊行、諸多自發性集會和張貼連儂牆張貼標語等，讓反送中風波以及一國兩制下的香港與中國的緊張關係，變成日常生活中逼迫到眼前不得不回應的氛圍或事件。隨著政治緊張氛圍日益蒸騰，各種媒體報導、分析、香港政治運動回顧，資訊浪湧而來，我才在一次又一次的震驚中，逐步加深對香港的認識，更加理解香港與中國間千絲萬縷的關係，遠非只是逐漸喪失一國兩制可以說盡的。